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第三十八回 連舉人擬題入彀 狄學生唾手游庠

誰把蓮花妝俊頰？前身應是龍陽。披眉綠髮映紅妝，面傅何郎粉，裾留荀令香。
直此美人應擲果，何煩韓柳文章？
藍袍冉冉入宮牆，宋朝來藝圃，彌子在膠庠。

——右調《臨江仙》

卻說程樂宇領著四個徒弟、五個僕人，從濟南回家。相於廷、薛如卞兄弟離了父母二十多日，乍得回家，又因先生許說文字甚佳，可取十名之內，一路上喜地歡天，恨不得一步跨到家內。惟有狄希陳眉頭不展，笑語俱無。到了龍山，大家住下吃飯，撒活頭口，獨他連飯也不吃。狄周怕他身上不好，摸他頭上不熱，方才放心。程樂宇疑心因是說他文章不好，故此著惱，遂說：「你今才十六歲，正是讀書的時節，沒有都一箭上垛罷？你若奮力讀書，這能待幾個月不科考哩？你十七進學，還是掐出水來的小秀才哩！你愁甚麼？放著飯不吃？倒只怕你過了這一會，你又不愁了，依舊仍不讀書。他兩個這一遭又都進了，可再沒有人合你同考。童生場裡沒有人照管，這才可惱哩！」這程樂宇勸的話句句都是正經，但只不曾說著他的心事。吃完饭，上了路，趕日酉時到了家，各人都回本家去了。

連春元先到了程樂宇家，卻好薛教授也來看望程樂宇，彼此敘禮作揖。連春元問程樂宇道：「四位高徒的文字，想都得意，有寫出來的麼？」程樂宇說：「都有寫出的。薛大學生合相學生的，只怕也還不出十名去；薛二學生的，他沒得面試，那在取不取之間；狄學生的，把書旨差了，這是沒有指望的。」連春元說：「怎麼差了？四個同窗都齊齊的進道才好哩。叫他們把寫出的文字都送來我看看。」

次早，程樂宇領著四位徒弟都到了連春元家，各人都拿著文字遞與連春元看。連春元說：「這也好，定要取的。」看過，都遞與連趙完看。看完了，連春元問說：「你看這四位的文章何如？」連趙完說：「姑夫評品的不差。」連春元說：「那三卷評的也是。依我看，狄學生的這文字要取第二。」連趙完笑，沒有言語。連春元說：「你笑，是不信麼？你合姑夫敢與我賭些甚麼？」連趙完合程樂宇說：「只怕童生文字論才氣，說是小學生的文章，取了也是有的。取第二或者未必。」連春元說：「你爺兒兩個敢合我賭？若取在第三，也算我輸。」連趙完說：「爹說這取第二的意思是怎麼？我不省的。」連春元說：「我為甚麼先泄了這機，你只賭便罷了。」連趙完對著程樂宇道：「姑夫合爹賭下，姑夫輸了，我合姑夫伙著；爹輸了，是自家出。」連春元說：「同著四位學生，狄學生取在第三以下，我輸一兩；若取第二，您爺兒兩個伙出一兩東道。就是咱這七個，還請上薛親家、狄親家、相親家共十人，吃個合家歡樂。」程樂宇說：「極好！就是如此。」連春元道：「還有一說：若狄學生取了案首，也還是我輸。」程樂宇道：「若取了第一，這還算哥贏。」連春元說：「豈有此理！這還算眼色麼？若取了第一，只估第二，我出二兩。狄學生家去流水讀書，打點進道。」薛如卞見了連夫人出來，都起身作辭。連春元留吃早飯，方才放行。連春元擬了十個經題，十個《四書》題，叫他四個料理進道。

學道兗州考完，回到省下，發了弔牌，果然繡江一案弔到省城濟南府。拆了號，有人報來：薛如卞第一，狄希陳第二，相於廷還是第四，薛如兼第十九。各家從厚打發報喜的人，都各管待酒飯；倒不說一個書房四個學生出考全全的取出可喜，只服連春元的眼色怎麼一點不差。程樂宇喜道：「我服他好眼力，賣畝地也輸這五錢銀了！」

大家見了連春元，問說：「怎麼就必定第二？果然就一些不差，卻是怎說？」連春元說：「這也易見。童生裡面有如此見識，又有才氣，待取案首，終是偏鋒，畢竟取一個純正的冠軍。不是第二是甚麼？況又不是悖謬。其實匡人圍的甚緊，吉凶未料，夫子且說大話？說自疑，極有理。《孟子》題上頭見有周天子，卻叫齊王行王政，坐明堂？如今這一圓成極好。快把輸的銀子送來給我置辦東道，吃了好往府裡考去。」算定第三日起身，還是前日那十個人，一個不少；也還是那下處，狄員外家備的食用。

狄希陳下了頭口，轉轉眼就不見了，誰知三腳兩步已跑到孫蘭姬家裡。孫蘭姬被人接了出去，沒在家裡。狄希陳偷了娘的一匹綿綢送了他，老鴿子留他吃飯沒住。回來假說外頭溺尿，撞見舊同窗劉毛，合他說了這會話。薛如卞說：「你這瞎話！咱來時，劉毛還在家裡沒起身，你合劉毛的魂靈說話來？你背著俺乾的不知甚麼營生！」相於廷說：「也只是偷買點子東西抹抹嘴。」打伙子說著，買了見成飯來吃了。

程樂宇說：「這同不的那一遭。這是緊溜子裡，都著實讀書，不許再出去閒走。況府裡的景致，你們已都看過了，有本事進了學，可有日子頑哩。」程樂宇也因要歲考，扯頭的先讀起書來，徒弟們怎好不讀？狄希陳惟有起五更推出去解手，往孫蘭姬家趕熱被窩。先生查考他，自家又會支吾，狄周又與他蓋抹，從未敗露。

連城壁因在他丈人華尚書家住，不同下處，來看程樂宇，留吃了飯，送出門來，恰好孫蘭姬騎著馬往東去。狄希陳看見他揭眼罩，恐怕孫蘭姬叫他，流水擠眼。孫蘭姬把他看了一眼，過去了。相於廷到了後邊，說：「剛才過去的不是那噴你溺尿的他麼？」狄希陳說：「那是他！這一個有年紀了。」相於廷說：「虧了他那日讓你吃瓜，你還不認得他哩！」

說話中間，畢進從學道門口來，說：「咱縣裡通還沒投文，一象還早哩。」連春元叫人送了吃用之物：臘肉、響皮肉、羊羔酒、米、面、炒的棋子、焦餅。又擬了六個經題，六個《四書》題，來叫學生打點。

一連在下處住了十九日，方考繡江的童生。至日，起了五更，連趙完也來到下處，好往道里認保。吃完了飯，放過了頭炮，一齊才往道門口去，挨次點名而入。

這學道里是要認號坐的，一些不許紊亂，狄希陳第二個就點著他坐了「玄」字八號。他頭進來的時候，程英才囑付他說：「天下的事定不得，或者再合他兩個撞在一堆也是有的，或是這擬的題目撞著也是有的，這就是造化到了！要是撞不見他們，再題目不省得，這就是不好的機會，寧可告了病出來，千萬休要胡說。你是第二，查出來不是頑的！」所以他坐在號裡望他兩個鄰號，就如「辰勾盼月」一樣。

薛如卞頭一個已是坐到遠處，第四相於廷坐了「地」字七號；看著薛如兼，學道叫另拿桌子合一伙光頭孩子都在堂上公座旁邊坐。弄得個狄希陳四顧無朋，單單只在打點的二十六個題目裡面妄想撞歲，想是這會心裡或者也且不想孫蘭姬了！

點完了名，學道下來自己看著封門，站堂吏拿上書去出題，旁邊府裡禮房過在長柄牌上。《四書》題：「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。」狄希陳看了題目，就是見了孫蘭姬也沒有這樣歡喜！原來這個題目，連春元在上面發了五個圈，又擬了一首文字單與狄希陳讀，把「斯」字當做「齊」字看，好完成與府卷一樣偏鋒；又虧不盡程樂宇管著，讀了默，默了讀，他一字不改謄在卷上。有了頭篇做主，只不知經題何如？

稍刻，又拿下牌來叫童生看題。狄希陳看那《詩經》題目是：「宛在水中央」，他肚裡說道：「感謝皇天，恰好正著！」此題上面，連春元也是五圈。狄希陳又一字不改謄在卷上。依了先生吩咐，後面也寫了草稿。心裡得意，把那卷上的字雖然寫得不好，卻也清楚，無有塗抹。寫完，頭一個交卷。

宗師把那卷子看了，問道：「你府考取在那裡？」回說：「取在第二。」問說：「是甚麼題？」回說：「『文不在茲乎？』」宗師說：「破題怎樣破？」回說：「文值其衰，聖人亦自疑也。」「第二題哩？」回說：「第二題：『王欲行王政，則勿毀之矣。』」宗師說：「破題哩？」回說：「王政可輔，王跡正可存也。」宗師問說：「你先生是誰？」回說：「是程英才。」宗師問說：「這書是你先生這等講與你的麼？」狄希陳心裡想道：「這問的意思不好，是要提先生了。」回說：「這不是先生講的，是個舉人

連才講的主意。」宗師又問：「你今年幾歲了？」他又想道：「我說得小些，打時也還好將就。若說是十六歲，便就打得多了；若說十四歲，這頭髮又太長些。」回說：「十五歲了。」宗師說：「你這樣小年紀，文章怎就帶老氣？准你進學。出去。」隨把卷面上邊一點。領了照出的牌，等了三十個人，頭一牌放出。天還未午，東西望了一望，不見有接的家人，青衣也不及脫換，放開兩腳，金命水命的箭也似跑到孫蘭姬家。

恰好孫蘭姬正在家裡，料他今日必定要到他家，定了小菜，做了四碗嘎飯，包了扁食，專在那裡等他，流水的打發他吃了。他還嫌肚子不飽，又與孫蘭姬房中梯已吃了一個小面，方才又回到學道門口，只見狄週一班管家，連程先生、連趙完都在那裡等候。他過去相見了，先生問說：「你幾時出來了？」他說：「出來也有老大一會了，因在此等他們一等，所以還不曾回去。剛才面試，已蒙宗師取准進學。」又把宗師問答的說話說了一遍，大家都甚是歡喜。

接次薛如兼，再次相於廷，又次薛如卞，都已出盡；都說是面試都蒙宗師取准。宗師見他們俊秀幼童，都問他們先生是誰，他們都回說是從程先生讀書。師徒們並連趙完滿面生花，回到下處，大家吃了酒飯。天氣還早，先生叫他各人都寫出文章看了。家中頭口接到，程先生要次早打發四個學生回去。只有薛如兼想他母親，流水答應，又甚喜歡。那三個大的都說：「且回家，要在此陪侍先生，直等先生考過，方才一同回去。」程樂宇道：「這也有理。你們來考，我都陪著你們。豈有先生在此，你們都丟下我家去？也無此理。薛如兼還小，叫他同薛三槐先去罷。」

各人都寫了喜信家去，又將寫出的文字寄與連春元看。從此，先生不曾考過，到是個忙人，學生到做了散誕神仙。小孩子們父母沒有家教，多與了他的銀錢，胡買亂買，鎮日街頭閒蕩。狄希陳每每與他們同走出門，只是千方百計轉眼就不見了，都是在孫蘭姬家鬼混。卻也古怪，從來老鴿子是填不滿的坑，娼婦是活活的騙賊，不知怎樣，這鴿子與孫蘭姬自來不曾騙他甚麼。他問或與他兩把銀子，都還問了又問，恐他瞞了爹娘偷出來的。

一連十餘日，程先生尚無考信，繡江的童生到抬出卷來拆號，取了三十八名。第一是相於廷，第三是薛如卞，第七是狄希陳，第十六是薛如兼，四個全全排在案上。報到下處，喜得程樂宇抓耳撓腮，連趙完也來下處道喜。報喜的又都報到各人家去。各家都差了人來省下打銀花、買紅、做藍衫、定備巾靴縵、買南菜等物，各自匆忙。

又過了兩日，方考繡江縣生員。狄希陳四個同窗，各出了分資，叫廚子尤聰辦了兩桌齊整酒席與程先生、連趙完兩個接場。狄希陳這一日天還未午就從孫蘭姬家辭了回來，說要與先生接場。於是三個徒弟全全的都在學道門前伺候，等接先生合連趙完出道。恰好汪為露考了出來，狄希陳過去作了揖，汪為露道：「你這進學，甚得了我五年教導的工夫，你要比程先生加倍的謝我便罷，如不然，你就休想要做秀才！你比宗昭何如？他中了舉，我還奈何的他躲到河南去了。只怕你沒有個座師在河南！你合你父親商議，休聽程英才的主謀，看誤了你的事！」發作了一頓，去了。

又頓了一會，卻好程樂宇合連趙完一同出來，三個小新秀才接著，邀連趙完同程先生都到下處。連趙完要辭他丈人，舉府裡又有人來接。因程先生攬掇，方才換了衣裳，同了程先生回去赴席。狄希陳說撞見了汪先生，述了那說的話，程樂宇道：「只怕我也還不好受謝哩，他就索謝！」連趙完道：「此等沒頭臉的人，你合他講甚麼理！不消等他開口，也備個酌中的禮謝他謝，或者他也沒的說了。你要不然，他也鬼混得叫你成不的。」說話之間，湯飯上完，連趙完辭了回他丈人家去。學道掛出牌來，叫考過的諸生都聽候發落，不許私回；如發落不到者，除名為民。

程先生考過無事，也便不在下處閒坐。或是去尋朋友，或是朋友尋他，未免也在各處閒串。一日，同了朋友也走到孫蘭姬家內。那日孫蘭姬有人接他，剛要出門，因狄希陳走到，留戀住了，不曾去得。適值這伙朋友又來，狄希陳張見內中有他先生，躲在臥房裡面。孫蘭姬將房門扣了，用鎖鎖住。內中一個鄭就吾發作道：「我們來到你且來招接我們，且連忙鎖門！莫非我們是賊，怕我們偷了你的東西不成？你快快的開了門便罷，不然，我把這門兩腳踢下來！」孫蘭姬笑容可掬的說道：「我剛才正待出門，換下的破衣爛裳都在牀上堆著哩，怕你們看見，拆了我的架子。倒不怕你偷我的東西，我只怕你看我的東西哩。」眾人說：「他說的是實話，你待往他屋裡去做甚麼？」那鄭就吾不依，就待使腳踹門，一片聲叫小廝，拿毛砸傢伙。眾人都勸他，說：「咱原為散悶來這裡走走，你可沒要緊的生氣。咱要來了幾遭，他認得咱，連忙鎖了門，這就是他的不是。咱一遭也沒來，人生面不熟的，怎麼怪他鎖門？或者裡頭有人，也是不可知的。咱往江家池吃涼粉去罷。」扯著鄭就吾往外去了。孫蘭姬往外趕著說道：「茶待頓熟，請吃杯茶去！跑不迭的待怎麼？」程樂宇說：「你還待出門，過日閒著再來擾茶罷。」拱拱手散了。程樂宇路上說道：「這鄭就吾極不知趣，這們個喜洽和氣的姐兒，也虧你放的下臉來哩！」鄭就吾說：「你不知道，見咱進去，且不出來接咱，慌不迭的且鎖門，這不誦人麼？」程樂宇說：「也不是怕咱看他的破衣爛裳，情管屋裡有人正做著甚麼，咱去衝開了。你沒見他那顏色都黃黃的，待了半會子才變過來？」

再說鄭就吾們去了，孫蘭姬開門進去看了一看，不見狄希陳的影兒，問說：「你在那裡哩？」他才從牀底下伸出頭來，問說：「都去了不曾？唬殺我了！」孫蘭姬拍著胯骨怪笑：「怎麼來，唬的這們樣的？沒有膽子，你別來怎麼？」狄希陳說：「這裡頭有俺先生，當頭哩！」孫蘭姬把他扯到跟前，替他身上擔撿了土，又替他梳了梳頭，說道：「好兒，學裡去罷。還知道怕先生！早背了書來家吃飯。」兩個頑了一會，各自散了。

待了幾日，繡江縣生員也拆了號，連趙完是一等第十三，程樂宇是一等第十一。新秀才也都覆試過了，狄希陳第七，該撥縣學。他因戀著孫蘭姬，悄悄的覆試過了，故意落在後邊，等薛如卞三個都出去了，他才交卷，遞出一張呈來，願改府學，宗師輕輕易易的准了。後來倒下案去，薛如卞、相於廷兩個縣學，狄希陳、薛如兼兩個府學。都說府學不便，狄員外合薛教授商議要寫呈子叫他兩個遞呈改學，又說：「狄姐夫第七，原該撥縣學的，今想是誤撥了府學，這再沒有不准的。」捎了信來，誰知這府學原是他自己遞呈改的，怎還又敢遞呈？左支右吾的不肯去遞。只得薛如兼自己遞了呈，說他年小，來往路遠，父母不放心，願改縣學。宗師慨然依了。這狄希陳先生也沒奈何。別人都回到家去，單單只剩下他在府裡等候送學。先生回去，同窗又都不在，他卻一些也不消顧忌，每日起來就到孫蘭姬家纏帳，連夜晚也不回來，叫狄周合尤廚子整夜的等。

再說狄員外兩口子見兒子進了學，喜不自勝。後來別的三个都回到家，送學之日，各家好不熱鬧；只有他家這一日清門靜戶，還虧不盡女婿薛如兼進了，這日也還披紅作賀，往縣裡奔馳，還可消遣。狄希陳在府裡送過了學，學官領著參見院道，學中升堂畫卯。

過了幾日，別人都告了假回家，偏生他不肯回家。狄周再三的催促，那裡肯聽？家中來了兩三遍頭口，只推學府瑣碎，要送過了束脩方准放回。狄員外備了學官的禮，兩齋各自五兩銀，鞋襪尺頭在外。學官歡喜，收了。從此也絕不升堂，絕不畫卯。他依舊又不回去。

一日，家中又叫了頭口來接，家中親友合他丈人薛教授都刻期等他回去作賀，叫了鼓樂，家中擺了酒席。狄周這裡與他收拾了行李，催他起身，算定這日走七十里，宿了龍山；次日走三十里，早到便於迎賀。誰知他三不知沒有影了。狄周遙地裡尋，那裡有他的影響？忽然想道：「他這向尋常出去，近日多常是整夜不回，必定是在那個娼婦家裡。這一定沒有別處，必定在那跑突泉西向日溺尿的所在，待我去那裡尋他。」

狄周悄悄地走將進去，不當不正與他撞了個滿懷。狄周說道：「你這乾的甚麼營生？下處行李都備上了，家裡擺下了好多少酒席，城裡都下來多少親戚，等著明日晌午迎賀。你卻跑了這裡來了，這極躁不殺人麼？你這位大姐可也不是，這是甚麼事情，你卻留住他在這裡混！」狄希陳見狄周把話來激他，又見老鴿子合孫蘭姬再三勸他說：「我不是嫌你。你進了學，也流水該到家，祖宗父母前磕個頭兒。況且家裡擺下酒，親戚們等著賀你，你不去，這事怎麼銷繳？你聽我說，你流水到家，脫不了你是府學，不時可以來往。路又不遠，只當走南屋北屋的一樣。往後的日子長著哩。你這不去，惹的大的們惱了，這才漫牆擦胳膊——丟開手了。」

他搖頭不捧腦的，那裡肯聽？倒抹到日頭待沒的火勢，方才同著狄周回到下處；又還待卸了行李住下，要明日走罷。狄周說：「一百里路，明日趕多咱到家，可叫人怎麼迎賀？咱出城去，明日好早走。」他才極沒奈何的騎上頭口。出了東門，依著狄周還要趕到王舍店住宿。他只到了關裡，就怕見待走，就尋下處住了。若不是狄周死纏白纏，他還要攙空子待跑。

次早五鼓，狄周起來，點上燈，叫著他，甚麼是肯起來？推心忙、推頭暈。狄周說：「心忙頭暈，情管是餓暈了。我打和包雞子，你起來吃幾個，情管就好了。咱早到家，我聽說家裡叫下的步戲，城裡叫了三四個姐兒等待這二日了。」狄周望著牽頭口的擠眼。牽頭口的道：「可不怎麼？新來的幾個兗州府姐兒，通似神仙一般，好不標緻哩！」狄希陳說：「你哄我哩。那裡唱的？在那裡住著哩？」牽頭口的接著口氣說道：「這是狄周說起來，我也多嘴說幾句，為甚麼哄你？你家去待不見哩？三個姐兒在咱西院裡樓上，不是這幾日每日合連大爺相舅爺吃酒？」狄希陳聽見，方才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好意思！咱可快著走罷！」

離家五六里地，尋了個所在，狄希陳下了頭口，從新梳洗，換上了新衣；又行了二三里，離家不足四五里之程，親朋都在文昌祠等候。狄希陳換了儒巾，穿了藍衫。薛教授與他簪上花，披了一匹紅羅，把了酒。親友中又有簪花披紅的。前邊抬著彩樓，都是軸帳果酒。擺著十二對五色彩旗，上面都是連春元做的新豔對聯。樂人鼓手，引導前行。無數親朋都乘著雕鞍驟馬，後邊陪從。到了家中，大吹大打。狄員外合程樂字、相棟宇俱在門首迎賓，讓進客去。

狄希陳天地拜了四拜，又到後面見了祖先與他父母，都行過了禮。出到前面，先見過了程先生，才與眾親友行禮，又另與連春元叩謝。又謝連趙完保結，又另謝薛教授父子，又與他母舅相棟宇又另磕頭，同窗們也都另行了禮。方才狄賓梁逐位遞酒，敘齒坐了。

狄希陳兩個眼東張西顧，那裡有甚麼步戲？連偶戲也是沒的！還指望有妓者出來，等得吃了五六巡酒，上了兩道飯，又沒有妓者蹤影，也推故跑下席來，尋著狄周問說：「你說有步戲，又有三四個妓者，怎麼都沒見出來？」狄周道：「咱都在府裡，我那裡見來？我是聽見牽頭口的嚴爽說的。」狄希陳又來尋著嚴爽問道：「步戲哩？」嚴爽說：「你早到好來，步戲被縣上今早叫去了。」狄希陳又問：「兗州府姐兒哩？」嚴爽說：「呃！我沒說象神仙似的麼？誰家這神仙也久在凡間？只一陣風就這去了，等到如今哩！」狄希陳恨的在那嚴爽的臉上把拳頭晃了兩晃，仍回席上去了。到了掌燈以後，眾賓都起席散了，留著相棟宇到後邊合他姐姐、狄員外、狄希陳又吃了會子酒，方才辭去。

且看狄希陳這一回來，未知後日何如？只怕後回還有話說。